

[新概念青春派魔幻小说]

郭甲子 著

光之暗面

Dark Surface of The Light

芸芸众生中，寻觅着、相遇了、终错过
实在是太平常太平常的无比深刻而永久的悲伤……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之暗面/郭甲子 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4.3

ISBN 7-5442-2834-7

I. 光…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6538 号

GUANG ZHI AN MIAN

光 之 暗 面

作 者 郭甲子

责任编辑 张建军 蔡贤斌

装帧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公司地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834-7

定 价 1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光之暗面

遇到申冶是在那个自由到空虚的二月。那时我是一个逃家的十七岁女孩，无所事事地游荡在这座南部海滨小城的海岸上，并且打算继续走向南方。

>>> 1

第二章 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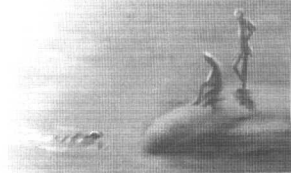
我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没有恋爱过，认为学习是当前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不曾受过任何苦，身上一切都很幼稚，从眼镜框到理想。

>>> 107

第三章 寻找在路上

从一个城市到达另一个城市，花在路途上的时间远远超过逗留在城市里的时间。

>>> 123



第四章 縻声起舞篇

没有人知道，在那些夜晚中，我独自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在那湖底的盛大舞场上，无休无止地起舞，无比疯狂，无比悲伤。

》》》 154

第五章 申冶自述——月下歌篇

我不喜欢那歌声，从来就不喜欢。它完全夺走了在月夜里我所有的欢乐。

》》》 215

第六章 最终章

随着申冶的话，我的眼前也同时幻化出同样的场面，那大概是他的亲眼所见。

》》》 243

第一章 光之暗面

—

遇到申冶是在那个自由到空虚的二月。那时我是一个逃家的十七岁女孩，无所事事地游荡在这座南部海滨小城的海岸上，并且打算继续走向南方。那个二月是如此的明亮澄澈，以至于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被抽空，换成某种更为洁净的物质，可能是海边自由自在的空气，也可能是南方冬日的阳光。身体变得陌生而轻松，思维却更加混乱。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填充我身体的物质在不断的改变着我的体质、精神，乃至一切。

初次见到申冶的那个傍晚我正在为自己是该继续沿着绵长海岸线远离我位于北方内陆的家还是乖乖回去充当住宿制学校里呆滞冷漠的乖小孩而犹豫不决。继续走下去的钱是不成问题。我惊诧但并不愤怒甚至毫不担忧的父母一

边在我的信用卡上更频繁地存钱，一边全天候地骚扰我的手机试图劝说我迷途知返。为此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废掉我的爱机猫咪。我唯一担忧的是，在向南方进发的路上我真切地感到从前的自我在逐渐消失，我的改变就像我越过的纬线一样频繁。我那北方粗犷的城市与我渐渐陌生，我担心有朝一日我会无家可归。这可不是我逃家的初衷。

我不是抱有绝对信念逃家的孩子，我只想远离再远离，同时放纵思念。我不能够抛弃。

然后我遇到了申冶。坐在海岸上眺望西沉夕阳的他一身黑衣，戴着耳机，沉默得好像天空下一道不可磨灭的伤疤。但是黑色的他却拥有比一万颗星光更明亮的眼睛，刹那间照彻我的整个灵魂。在他用那样的眼睛望向我时，我想我听到我心沉沦的声音。一朵花开放，一只蝶破茧，一颗星坠落，一场梦揭幕，不过如此。

我走到他的身边坐下。我们彼此打量，就像离别了几个世纪而再重逢一样。看上去只有十八岁的他身材纤细，皮肤苍白，柔软的黑色头发，微微低头便自然而然地遮住那双眼睛。难以想象这样单薄的身体刚刚射出了那样惊心动魄的眼光。我甚至怀疑那只是一个美丽的错觉，或者是黄昏时分上演的梦幻。直到很久之后我才从他的话里知道，他一直以来是在以怎样的坚强在掩饰他无与伦比的光彩，

又是怎样在一个美妙的黄昏情不自禁地将这个秘密泄漏给一个陌生的女孩，只为他第一眼看到她时惊见的一天一地的寂寞。这是他亲口说的话：那样的女孩，我不要她寂寞。

“申冶……”他说。我明白那是他的名字，我也明白他在期待我的名字。

“我没有名字。”这是我的回答，无数种欺骗可能中唯一真诚的回答。

他没有再追问什么。我们并肩坐在黄昏的海岸上，海风吹来。来自东海的风，或者来自太平洋，穿透我的发间指缝，留下远方的痕迹，而气味与凉意沁入我心。我侧耳倾听。海潮声，汽笛声，海鸟鸣叫并且纷乱拍打翅膀，风一波一波吹来，沙粒与沙粒之间细小的摩擦，礁石间寄居蟹不知疲倦地爬动。夕阳薄暮般的淡紫色平铺在海面上荡漾。摩西的红海安静着，虔诚的信仰沉睡着。这样的时刻，我想我能够看到永恒。

他忽然塞给我一只耳机，是 Massive Attack 的《Tear-drop》。慵懒的前奏一层层漫上来，我听到黑色的潮水涨起，淹没我的意识，然后出现 Elizabeth Fraser 苍白火焰一样的歌声，深深的绝望的寂寞的潮水在这样的火光明灭下退去；而沉溺的我再度被爱拯救。

歌声还在缭绕中，耳机已被申冶取下。他抓住我的手，



拉我站起，向远方昏暗的海面指去：“看……你能看到吗？”

海面已经昏暗，我看不到任何能够引起注意的东西。与此同时我感到他的眼光停在我的脸庞上。我不敢去看他，我知道我会焚毁在那些亿万年前的星光里。小王子说他的玫瑰的存在使满天星空变得幸福，当玫瑰被羊吃掉后那些星星都变了一颗颗的眼泪。我不知道在那双眼睛里等待我的是幸福还是眼泪，我只能够听到他轻轻的呼吸声，还有我心跳动。

“不要紧，看吧。”他抬起头向黛色天空望去，月亮升起来了。他的声音过分的轻，风一样让我迷茫，也和风一样不知归于何方。

风声窸窣，昏黑的海面上逐渐浮现出一个暗色的轮廓，围绕一轮苍白的微光。那是……一个岛，一个我从没在这片海上见过的岛，尽管我在这里已经流连一周。如果那光是翅膀的灰烬，那么这岛便是飞降自天堂。如果那光是罪恶的迷雾，那么这岛便是升腾自地狱。可我知道那光是白色的火焰，熊熊灼烧。一座在炼狱中辗转挣扎的岛，等待宽恕。

“岛，”我说，“白火中的岛。”

“是的，是的，多么美妙。”他没有微笑，他从不微笑。

愿意去那里吗，和我一起。我听到他这样问我，用他的眼睛问我，眼波流转，静静询问。无法逼视的光彩，无

法拒绝的话语，无法结束的梦。

我闭上眼睛。没有回答，无法回答，无需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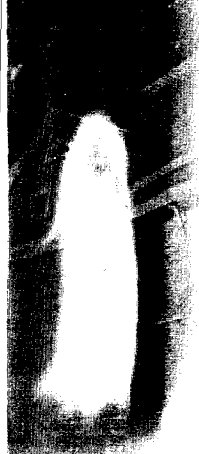
二

当直升机舷窗外终于出现了那座深紫色的岛屿时，我和申冶几乎都已被疲乏和希望压垮，于我尤为如此，因为自从那个许诺他的黄昏以来，他还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我。

“别以为我会再来了，你们简直就是发疯！”驾驶员气冲冲地甩下这句话后，便独自启动飞机踏上归途，我和申冶都讶于他为何能够在不眠不休飞翔二十四个小时后又如此有勇气地面对再一个整整一昼夜的航程。当我俩伫立于岛上唯一一个可以充作机场的空地上目送那只孤单的飞行器向铁红色的天际远去时，我看到在那遥远之处突如其来毫无预兆地绽开了一朵灿烂橙黄的花朵，犹如穿透铁幕的孔洞，燃尽便即消失。十秒钟后，那里再度完整如初。唯一丧失的是那架飞行器和它的主人。

我看着他，他在我眼中看到了疑问，但他没有微笑，他从不微笑：“时空的跳跃，此之界与彼之界的界限，穿越要付出代价。越过去，不会再回来。”

我不能不感到迷惑，但是我不习惯于表现迷惑。我装作毫不在意地望着他，就好像我能够并且已经了解了一切：



“这里是哪里？”我想我需要他的回答，尽管我不打算后悔。

他的眼神无比真诚无比可靠：“光之暗面的世界。”

我想我已经不再不安，于是我的话变多：“可以解释更多吗？”

他的眼神闪烁，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怀疑我是否真正在一开始就明了一切，就好像我沉静的态度所表现出一样。他是不是在怀疑我的沉着只是他的一个错觉。

“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我想或许是我们的世界在时空中的折射影，我不知它为什么存在但是它的确存在，这不是我的错……我发现了它，除了我只有你可以看见，你能看见，你和我一样，所以我才想或许你会想要来……是不是我不该带你来这里。你讨厌这里吗？你讨厌吗？我和许多人说这里有个岛，但是他们都……你也会说我是疯子，是神经病吗？”我想他的精神在我对他表示怀疑的一瞬间受到狠狠打击。他从不是多话的人，但是他会不停地对我为这个异空间和他的超能力辩解，就好像一个小孩在祈求着爱，而情不自禁说出心底所有的隐语。我肯定我没有厌恶，我认为我是他的同伴，或者说，颠覆时空的共犯。

我于是微笑了，我想不出更好的安抚他并且赎我的莫可名状的罪的方法。我们都不说话，将手指交叉，握紧。他盯着我的手指，我注视他的低垂的眼睛，而时间在此流逝。

松开手，他不自然地避开我的眼睛：“走。”声音悦耳，语气冰冷。

我无言地服从。我不知道为何自己能够看到这个岛，但是在那个黄昏是我自己默认申冶可以把我带到这里的，我不能也不想后悔。那一瞬间我下定决心，不再想从前，也不再想以后。我就在这里，在这个位于“光之暗面”的岛屿，和申冶在一起，仅此而已。

三

这座岛上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小镇，镇名叫做“碧落”，位于岛屿西部海岸。镇上住着大约五千居民。我不知道他们是在这里土生土长，还是和我一样从外来到。镇上一切生活用品与外面相差无几。这个镇唯一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当我决心不再想这一点时，便可以没心没肺地逍遥。

镇上没有旅店，外客必定寥若晨星，原因显然。我和申冶在一幢只有一个老妇人和她的外孙女住的老式房子里租到两个单人房间。我很识趣地把一切交涉的手续交给申冶，我不想在这种地方知道太多来锻炼我的精神承受力，想必他也是一样。在他把一切生存必须打点好后，我想不出去游览游览岂不是暴殄天物。好说歹说这里也并非是人人都能来的异空

间。没料到的是此时三月已到，按岛上的规矩，三月上旬人人都不能外出到露天处，有要事只能走年代久远涵盖几乎整个小镇的地下通道。这样一来岛上其他部分的据说很跌宕起伏鬼斧神工的自然美景当然就没了。

申冶的精神状态比起我们刚到那一天稳定的多，从他已经可以很镇定的面对我好奇甚至是疑惑的眼光为我解释三月上旬忌出行的原因就可以看得出。天晓得，我绝对不是故意摆出那种易于刺激他的表情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逃家十七岁女孩，与一个相识不到一周的男孩一同来到异空间，不哭不闹不害怕也不担心，只想不慌不忙地问几个问题，仅此而已。

我们坐在我房间里。刚刚吃过晚饭，房子里很安静。我靠在壁炉旁的沙发上，他坐在我对面的窗前。

“据他们（他指的是这里的居民）说，三月初神灵们通过这个岛，人是不能够出去看的。的确，三月上旬如果在岛上露天处，人会有一种被什么冲击甚至于穿透的感觉……”

“你试过吗？”我忍不住插嘴。

他严肃地点点头，尽管没有直视我，那双漂亮的眼睛还是让我忍不住微笑：“那是很危险的。如果仅仅是人体能够承受的力也罢，但是曾经有人被击致死，证明那伤害绝

对不仅仅只会造成些微不适。当然起初人们把这归于神灵的信仰，但是当十九世纪在我们的世界里科学进步并且广泛普及，这里的人们也像光之影一样忠实地反映外部世界的改变。他们开始着手对这种异常……”

“这里的人居然还会把什么称作异常，真是没天理了！”我又很多嘴地开了一句玩笑。

他快速地瞥了我一眼，尽管没有笑，可我仍然能够知道他在渐渐愉快。这样很好，这样很好，我要你对我笑，我要那双眼睛重新闪耀。

“当然不会。世界的真理之一在于它广阔无限，没有边缘。每个存在无不包含于其中。不妨说一个事物所属的世界是以它自身为圆心，以无限为半径作的一个圆。对于人类……我们来说，光之暗面位于我们圆的边缘。但是对于光之暗面本身来说，它周围的世界同样是无限。”

我点点头：“站在未知的天平上，人人皆平等。”学的是某个已经记不起的古典大师作品里的口气。我的话几乎让他微笑了。仍旧不肯看我的眼睛里的笑一滴滴盈满，可最终还是没有流下来。我禁不住有些微微的失望，下决心再接再厉。

他继续叙述：“这里的人研究了这种异常。具体内情我不能够很清楚，只知道公认的结论是：每年三月初是异空

间更新和发生动荡的固定时间。异空间的新旧力量在这个岛以及它附近的海域交替冲撞，很容易波及到岛上居民，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整个三月上旬禁止外出。大体上就是这样。”

“好无聊……”我瞥他，他还是不肯看我，可恶的男孩，“该怎么办呢……”

“没什么，总能够找到有趣的事做。或者说，你想回去了。”他的语气故作平静，我想我能够分辨。

“才不回去呢！回去又能干什么，要么回家要么向南走，哪个都来的不如这个中意。”这话听上去怎么像是在安慰，我本没有那个意思的。

“为什么逃家？”他终于问了这个问题，这个我一直想要他问的问题，尽管我没有想出答案。与此同时申冶抬起眼睛看着我。尽管房间里的光线并不足，但我仍能看到那双眼里的璀璨星光。星星们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任性……”我费力地寻找恰当的措辞，“还有……学校……很久以来……一直……很烦……最后……实在是受不了……所以……就……”

“就和一个朋友一同逃家？”他温和地问，同时转了转头，将眼睛隐到窗帘的阴影中去。难道他已经知道我眼中

属于他的星光不成。

我诧异地睁大眼睛。

“这没什么……你不是习惯于孤独的人，这一点很明显。逃家这样的事，自然需要同伴。”他的语气更为温和，是担心刺激我吗。我没有那么纤细，尽管那也曾是我的理想。

“有的……一个同伴。”我艰涩地吐出几个字。

“怎么，不愿提起？”

“哪里，只是……不习惯而已。”

他垂下头，头发遮住了眼睛，否则我真的会以为看到他在笑了：“你……还真的是个喜欢……习惯被习惯支配的人啊。”

我想我不是不明白他的话，只是无法接纳而已。我从不愿剖析人性，哪怕是自己的。从人性去解剖人性，我总怕自己会割了自己的手。然而就是这样，越聪明的人越情愿自作聪明。

“可以对我说说吗？”他重新抬起头。

恨透被人刺探隐私的我本该先是犹豫，接着恼怒，然后拒绝，最后离去。但当我再度看到那双眼睛后，看到那张同星星眼眸如此调和的苍白柔和的脸庞后，我明白我面对的是一个我永远无法拒绝的人，不仅为了付出信任，也

是为了得到拯救。或许有的人不需要任何人也能活的很好。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在我独自沿海岸向南方进发时，我是如此的坚定于此。但是我遇到了他，于是，镜子被打破了，放出恶魔来吧，当然，还有天使。

“我的同伴……他向北走了。他想去北极圈，他说他要所有的极夜里大睡特睡，在所有的极昼里画冰冻的天空。但是我不能去北方……我很怕冷，所以我决定向南走。我们就分别了。”

“在那之前呢？我是说……出走之前。”

“那……很难描述，只是过了一个夏天，一个很无聊很无聊的夏天。在那个夏天之前我一直是学校和家里的乖小孩，而在那个夏天里我和我的同伴一直讲话一直听音乐一直想一直想。最终我们决定逃家。在现实中是几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但是总是改变了……或许就像冰下的火，冷冷地燃烧，当冰坍塌后，水熄灭了火，没人知道曾有过那么一把火，没人知道是那火毁掉了冰，也没人想知道。”我镇定了下来，我想他或许也和他们一样——和我北方城市里所有相熟的人一样——不想知道什么曾经存在过的火什么的……因为他的面孔正像冰一样的白皙冷冽。

“没关系，说来听听……”事实证明我错了，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我从不曾见过的表情。浓烈的……狂热？我怀疑

我的眼睛。

“说吧……”他执拗地重复着，眼神沉下来，漆黑又浓重。我发现，星光藏匿的他的眸子，竟是那么沉静执著得令人安心。

“……好吧……”我忽然感到疲倦，很深很厚很黑暗的疲倦。烟灰色的液体裹在全身，一举一动都承受着无声的阻力，这种感觉是我自逃家以来始终一心一意想要改变的，这就是我逃家的初衷。这种感觉就像是……就像是曾经那个夏天所感到的一样，而我习惯称它：这个夏天。

四

——关于这个夏天的电话及 CD 及没有出口的使我恼怒的苦闷。

这个夏天居然就这样过去了，居然。天气并不是惊人的热，但自打夏天开始以来，就不记得再看过纯粹的蓝天。或许，是根本没有去看吧。

丧失记忆的印象，一滴一滴地从头脑中某个似乎不存在的角落流出，就像水滴，石必穿一样确定不疑。然而那里真的曾有过水吗，真的有过一块等待为水心动的一天的石吗？或许只是厌倦者的胡言乱语吧。

那个 boy 的磁性十足的声音又从不知何处的什么地方